

筮

呂尚離不開老婆馬氏，高潤回娘家住，他的日子不好過了。以前他日日要嫌棄她好幾回，罵她掃把星，可她回娘家不回家來，他也真是又寂寥又難過。呂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亂七八糟。冷竈冷鍋子，他還摔爛了幾隻茶壺，他燒水忘了拿布墊手提壺，摔個粉碎。居室多日無人打掃，院子落葉紛飛，落花成泥……，堂屋裡浮灰三指厚，把他這個神仙一樣的人物，變得灰頭土臉毫無仙氣，衣服無人漿洗也就罷了，那一頭平日裡梳理的油光水滑的白髮，自己結不成辮子也梳不開，根根發毛。白鬍鬚比較容易梳理，卻也是扯的打結，他只好日日盼著妻子馬氏高潤回來，回來啊……，回來！

膠鬲和樂官商容一起來探望呂尚，看他活的毫無生氣，膠鬲把竈腳整理整理，簡單的煮鼎菜羹，再把剛從北門津取來的鯽魚一起烹煮了，樂官商容動手，把大堂的灰塵抹乾淨，把木几木凳調整調整，大堂終於有個模樣，膠鬲又端陶鼎又拿碗，竹箸、木勺子，再燒壺熱水沏茶，茶甕裡還有金銀花茶半甕。

多日來，呂尚終於有口熱羹湯喝了，鯽魚雖然鮮美但是刺多，呂尚只撿魚肚子吃，膠鬲吃魚頭魚尾巴刺多的部位，樂官商容簡食，喝口羹湯即止。三個人吃飽，膠鬲又去收拾碗筷，陶鼎用炭灰擦拭乾淨，才回大堂來。

大堂上，呂尚已經吹起牛皮來了，那張大牛皮又抬出來放在矮几上，樂官商容饒有興味的

看著那張大牛皮上的圖文。呂尚又去搬出一堆烏龜殼和牛骨，他比手畫腳，拿著烏龜殼搖來晃去，直說：「如果有金幣三枚，就可以筮，搖一搖，筮兩次，有六枚金幣，只要筮一次，就能知天上大事……，」膠鬲搖搖頭，這個呂尚，真愛裝神弄鬼！

呂尚沒有金幣，膠鬲卻是有。他兜裡就有七八枚金幣。拿戎鹽淘換來的，商湯時代所鑄的金幣，紫陽金幣，比之同樣分量的錫銀子，紫陽金幣拿手更沉。

商容把兜裡的簧片拿出來說：「用這個可不可以？」

他才去北門外竹匠人家裡，拿回樂師們要用的新簧片，一大袋子，少說也有百來枚。一片一片修剪打磨，又薄又滑手，呂尚覺得好像也可以用，撿起六片短的，放進一枚大烏龜殼裡搖。搖著搖著，把簧片甩出烏龜殼，六枚簧片扔到地上，不好！這些個簧片都去了青皮，沒了正反面！

呂尚尷尬極了，他不知道如何對樂官商容說，只好裝模作樣，不輕易去撿拾簧片，他蹲下身，細細的研究起那六片竹片子。

仔細端詳那些簧片，也讓呂尚看出端倪。簧片是吹笙所用，長短厚薄視笙管大小高低不同尺寸不同，呂尚還是看出來這些簧片有些許不一樣，他說：「這表示，汝將要有所做為，不日即可大用……，利見……大人，對，這是飛天之象，利見大人。」

說的有眉有目跟真的一樣，樂官商容動容了！他真心希望這次的封侯儀典能讓他演練新曲，一來向同人們表示自己譜曲作樂的能力大進，一來也讓紂王能聽見他的新曲而稱讚他。有紂王的稱讚比得什麼物件都要好，以前他就因為帝乙的稱讚才成為樂官，否則殷地朝歌的樂師

這樣多，他年紀輕輕，何時才能出人頭地呢？

樂官商容和膠鬲一起離開呂尚家，一路上，膠鬲問商容對呂尚的筮有何想法，商容對呂尚推崇備至、讚譽有加，直讚他真是個神人，居然能預知未來之事，可見呂尚是老人家們口中說的，「有大修為的能人。」

膠鬲肚子裡暗笑，這個呂尚最會裝神弄鬼，這次連殷地朝歌的樂官商容都矇過去了，要是呂尚真是個能人，不會連頭髮都不會梳，一頓飯也做不來，還把家裡給弄得亂七八糟……，這個呂尚，呵呵！膠鬲對他，真是驚嘆萬分！佩服極了。

呂尚在家裡研究那些簧片，嗯！好物件！好極了！多找些竹子來……，修剪成相同的模樣，把烏龜殼……，拿個大的，口子大，把這些竹片都裝進烏龜殼裡……，這樣，搖一搖。

呂尚把樂官商容留給他的十幾片簧片，都裝進烏龜殼裡搖，全都掉地上！烏龜殼兩邊都有口，這樣不行，要把烏龜殼的另一個口子封死了，再搖一搖……，咦！有一隻簧片脫穎而出，高出其他簧片……，這個好，更好！這樣子絕對沒有人能看出是他呂尚搗鬼。

屢試不爽，呂尚發現，將一大把竹片不管裝進什麼物件裡面，只要開口朝上搖一搖，總會有一隻竹片脫穎而出。這個發現讓呂尚開心極了，他要想一想，好好研究研究！

膠鬲還是一樣，日日早出，帶著北門管領的五十人部下，和大夫費仲調整北門一應事務，把行宮修葺擴大，將北門津的碼頭重整擴建，再將街道打掃夯實了……，膠鬲能幹，出手又大方，大夫費仲推舉他去右學習殷家商人禮儀，不日將會再推舉給牧師尤渾，補進大夫隊伍中，

這樣也能讓北門的居民生活的稍稍有模樣，要不然這北門市集稀稀落落，居民都住離水岸邊遠遠的山坡上，河邊長滿高草，天氣冷了更顯蕭索。

膠鬲很爭氣，一得閒暇就跑去右學，右學的老人家慈愛，體貼他外來人辛苦，毫不吝惜將他知道的事，言簡意賅說明清楚，膠鬲天資記性最好，很快就能行禮如儀，讓人看不出來他是外來之民。

膠鬲在右學發現紂王的小弟弟仲衍！仲衍才十二歲還住在孟門裡。這可把膠鬲給嚇一跳，殷地朝歌紂王的弟弟仲衍和他是同學了！孟門！孟門！那裡住著紂王的妻子，殷地朝歌的女主女姜。

對未來有盼望，對生活很滿意，自己的做為廣受人稱讚……，這一切都能讓人心變的高貴，讓人自重。膠鬲在這些歷練中，漸漸生了自尊心，他覺得自己也應該和商人們一樣，有禮節，有做為，慈心歡喜才好。